



古堡添新彩

海德堡以欧洲最美的宫殿遗址而著称。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古老的城堡前响起了雄壮的音乐——

欧洲天国乐团来到了德国海德堡演出《法轮大法好》等乐曲。

很多游客高兴的接过法轮功学员发送的关于法轮功的真相材料。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随着乐曲而舞动，一些游客掏出相机，将镜头对准了天国乐团。在古堡附近的住客，从窗口探出身子鼓掌叫好。天国乐团还来到步行街演出，很多在路边喝咖啡的人们鼓掌喝彩。

天国乐团的成员从十几岁到近七十岁，来自不同的民族，说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都有同一个愿望——希望将法轮功的美好通过音乐带给听众，也希望能够通过音乐传递真相，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学员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欧洲天国乐团的成员用自己的假期，自付费用，在欧洲各地演出。其演奏的优美乐曲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长春大法弟子朱淑云所遭受的残酷迫害

一、在长春二道分局被迫害情况

长春大法弟子朱淑云，今年四十七岁，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下午被二道分局恶警强行绑架。恶警把她带到二道分局后，非法审问。邪党的警察穷凶极恶的对她大打出手，拽着她的头发，头按在墙上打她嘴巴子数十个，将她打昏死了过去。

朱淑云头发被拽掉一大辮，嘴都被打坏了，出了很多血，二道分局的墙上、地上、衣服上、脸上都是鲜血。恶警看出血太多，就用白毛巾把她嘴勒住。就这样，恶警还不肯放手，又开始新一轮的迫害，用手铐把朱淑云的两只胳膊背着铐在一起，把她打趴在地，用大被把头蒙上，身上放一把电脑椅子把她夹在椅子腿中间，椅子上坐一个恶警，用脚踩着她的腰部。恶警们把她的鞋脱掉，开始疯狂的殴打，有的打头、有的用竹板打手、脚、腿的。

朱淑云感到全身剧痛难忍，呼吸非常困难，恶警见她不动了，便停手了，把被子、椅子拿掉。朱淑云遍体鳞伤，手、手指甲、脚、腿都被打青紫了，嘴上勒着的白毛巾已被鲜血染红了。遭受二道分局一个小时的折磨后，邪党人员又让八里堡派出所将朱淑云及另外一名大法弟子劫去继续迫害，八里堡派出所、孟岩等人见她伤势很重，将她戴的手铐取下、换上八里堡派出所的手铐，强行推拽到车上。孟岩等人怕曝光，让司机把车开到门口来，将她等押到八里堡派出所一楼的一个房间。这时天已经黑了，戴着满身伤痛的朱淑云，她想到的是告诉警察真相，让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换来的是又一次的折磨及毒打。

孟岩等人把朱淑云的嘴用胶带缠了很多层，（转下页）

明慧週報

●吉林省版● 第125期 2008年7月3日

澳国会参议院通过动议 吁结束迫害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二七号动议案，要求中共政权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该动议案得到各党派的一致通过。这是自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轮功遭到中共非法迫害以来，澳洲国会首次正式表态。

这项动议案由绿党参议员凯丽·纳塔提出，在二十四日下午参议院开会时得到澳洲执政党（工党）、在野党（自由党）的支持，获得澳洲各党派的一致通过。

动议案明确表示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应享有《国际公民权与政治权公约》所赋予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宗教信仰而被监禁；赞同总理陆克文愿意对中共提出具有挑战性的人权问题的勇气；并对结束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表示支持。◇

澳洲悉尼增设多处退党服务站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时，在澳大利亚悉尼开木西区繁华的市中心的集会上，开木西区退党服务站正式宣布成立。



退党服务站负责人黄先生在集会上强烈谴责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最近直接指挥，花钱收买肇事者，在纽约捣乱及围攻法拉盛退党服务中心的恶劣行径。他指出：法拉盛事件显示出中共对退党大潮极其恐惧和害怕，这更说明退党大潮正好是顺应民心。退党服务中心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一个机构，给中国人民退出中共、不给中共陪葬提供了一个保护的渠道。法拉盛事件发生后，悉尼退党服务中心顺应天意，即将在悉尼的许多华人居住区成立多个退党服务站。

他继续说：中共造谣说我们领工资，但我们就是义工，没有从谁那领过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印资料，义务为大家服务，为中国人民脱离中共提供这样一个渠道。

退党服务站义工梅蕊表示：中共为转嫁自身的危机，制造谎言构陷法轮功，策动了法拉盛暴力事件。在此事件中，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与中共的红色暴虐形成了鲜明对比，法轮功学员的无私付出和对“真善忍”信念的坚持，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相并站出来支持正义。

至今，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宣布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已有三千九百多万人。◇

(接上页)手一直都是背着铐着,脚脖用手铐铐住、腿用胶带缠起来,整个身体被捆好躺在水泥地上两个多小时。所长冷长学来了,把她手铐打开,让手下人把捆住她的胶带打开,又来给她照像,朱淑云的脸已被打的面目皆非,拒绝照像,又一次被打的昏了过去。

五月十日,朱淑云拉开窗户向世人揭露迫害,又被恶警捂嘴、掐脖子、拳打脚踢又一次被打昏过去了。到了下午恶警孟岩、王正茂等人见她不说出姓名就把她捆起来往地上墩,王正茂用力踩她的小肚子。到了十日晚上所长冷长学,“让防暴大队警察迫害朱淑云,冷长学说你想怎么迫害就怎么迫害,说她还挺年轻的,只要她说出姓名就行,上级给你一大笔钱。就这样朱淑云又被三名警察打骂折磨了一夜到天亮。

十一日晚,恶警让朱淑云在拘留票子上签字,朱淑云说我没有罪,不同意拘留,并把拘留票子撕了。恶警把朱淑云铐在暖气管上,冷长学象疯了一般脱下自己的皮鞋,用皮鞋底打她的嘴巴,用手掐她的脖子,朱淑云又一次昏死过去了。

等朱淑云醒来时,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她觉的身体动不了,胳膊、腿都抬不起来,伤痕累累的身体,已经不能正常行走。就这样八里堡派出所强行把朱淑云送到第三看守所。

二、在黑嘴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六月八日朱淑云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到黑嘴子劳教所二大队,又遭到任枫,刘莲英、于波、陈莉等恶警的残酷迫害。到了第二大队后,大队长任枫打朱淑云三个耳光。强制劳动、强制坐在木板椅子上,朱淑云腿都控肿了,不让盘腿,遭到强制性的迫害。

六月十三日大队长任枫,让刑犯尹春、吴跃华等用胶带把朱淑云的嘴缠很多层,上手铐,抬上死人床将两只胳膊反铐在床头中间六十两个小时,不让吃饭、不能睡觉,指使刑事犯人吴跃华、尹春疯狂的打她并掐大腿里面。

六十二小时后开始给朱淑云灌食;恶警陈莉警医,指使用很粗的管子从鼻子插入食道,由于用力太猛鲜血从鼻子里流出,恶警陈莉还说玩吧,有时把管子插到气管里造成肺出血、口吐血块。警医陈莉知道后不给及时治疗。她的身体始终被捆着,每天强行灌食两次,鼻子被插管子插肿了,朱淑云要求任枫、刘莲英无条件打开捆着她的皮带和手铐,拔掉管子,恶警让她保证不炼功、遵守所谓的“所规所纪”才能下床。她不写保证,大队长任枫、刘莲英、警医吴立平、还有刑事犯,四人按着她灌食迫害,插入鼻子的管子一周也不拿掉了,鼻子肿的很厉害、头痛难忍,朱淑云被死人床上迫害十七天。

朱淑云受到无人性的迫害,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生命垂危,这时才去中日医院检查身体说血糖高,就送到公安医院经检查是糖尿病、严重的心脏病、肺内严重感染,全身的血管都找不到了已抽不出血来了。这时她们通知朱淑云的家人说朱淑云的身体各项指标都不行了,有生命危险了。在公安医院住院十七天,住院期间,前四天有陪护,身体不能自理,公安医院第四天及第七天时催费,劳教所,卫生所,恶警陈莉警医不但不存费,就在她身体没恢复的情况下,接回劳教所二大队继续迫害,让朱淑云在地上躺着,恶警大队长刘莲英等不让家人接见,身体受到严重折磨伤害。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恶警大队长刘连英让朱淑云下楼扫雪。朱淑云被迫害的身体根本动不了,又没有棉衣,不能劳动。刘连英就让她下楼冻着,不下楼就让犯人尹春打她,刘连英还不解恨,并动手疯狂的毒打她,朱淑云的头、腿、胸全被打坏,当时便头晕,抽搐不止,刘连英就用电棍电她的手。刘连英不但行凶打人还骂她妈,不让家人接见,害怕曝光并扣掉家人带的水果,把家人存的四百五十元钱强行扣掉,还要求朱淑云拿一千元钱看病,刘连英自称因打朱淑云累的心脏病发作。

与朱淑云一起被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联名为她写上告信给所长、纪检查委领导,在举报信箱投信时发现信箱(劳教所里的)是假的,没有开口,被犯人举报,被恶警杨立秋抢走上告信交给二大队并给投信者加期,

朱淑云被黑嘴子劳教所二大队迫害超出二十多天,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才被释放回家,现在身体非常不好。六月三日二小队于波管教拿出一张空白单据,态度很生硬让朱淑云签字,说是给其结帐,但是单子上连任何数字都没有,朱淑云一看这不是造假吗?因为朱淑云四百五十元钱没有通过本人签字,她们就把钱扣掉了,朱淑云不签字,于波恶警就大骂,大打出手,用拳头打朱淑云的胸部。六月四日朱淑云妹妹来接她回家时,威胁及欺骗让家人代签了字。

朱淑云为了坚持信仰“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就在中共邪党的和谐社会里,受着这样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而朱淑云还只是被迫害的冰山一角,还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在邪党的魔窟里、在酷刑下遭受着同样的迫害,成千上万人失去了生命。呼吁善良的父老乡亲关注、制止发生在身边的迫害。◇

天之音 神之韵



我的一位朋友看了神韵新年晚会,对神韵艺术倍加称道,由衷敬服,并力荐其亲朋好友,莫失神韵之缘,一睹神韵风采。

他说:“这真是一台世纪盛会,立意高远,布局宏伟,从晚会内容到艺术形式,真可称的上是天之音,神之韵。充份展现了华夏古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复原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他不仅是对一切变异文化的洪大归正,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复兴,晚会展示出的慈悲纯正的韵景,带给世人的是本性的觉醒和心灵的净化。演出中演员的一招一式都很精到专业,看来晚会的导演真是天才的导演。感恩神韵,感谢神韵,这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心声!”

谈到晚会精彩的曲目,他说:“我很钟爱鼓点音乐的节奏,所以特别欣赏晚会中《大唐鼓吏》和《威风战鼓》这两个曲目,鼓乐擂响,鼓韵悠扬,其威武雄壮的阳刚气势,力透一种镇邪灭乱的法鼓强音。真是有分量,有看头。”◇